



劉半仙遇險記

三聯書店贈



海洋書屋印行



1564

715.5
8049
222

書叢人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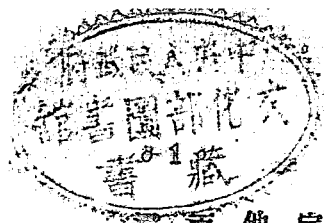
記險遇仙半劉

著柳谷



行刊屋書洋海

1948



第一回

劉半仙鳳凰崗賣卦圖存
蕭有才觀音廟乘機佈局

話說鳳凰崗上有個大頭鼠眼的怪人，他的名號叫做劉半仙，他平日向鄉人自誇：他有一對千里眼一付順風耳，能見死人獄中苦樂，能知生人未來休咎；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畫符驅鬼，開方診症，樣樣皆能。他在鳳凰崗週圍數十里地穿插來往，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在耕田人面前混兩餐飯食。日子長久，他的名字就家知戶曉，耕田公耕田婆有個夜哭郎，都去問一問劉半仙是何緣故，求他卜支靈卦，看看犯了那一方的煞，好買付寶燭紙錢回去驅邪。劉半仙從此生意興隆，收入不薄，他就不再流動奔波，擇定觀音廟的旁邊，賃一所小屋，掛起劉半仙的招牌，長川守在屋內，接理顧客的生意。他在大門口頂上書一張「劉半仙大哲學家精舍」的橫額，兩旁貼上一付門聯：「道氣遠超天地外，神光高射斗牛邊。」暑識文字的鄉下人，走過他的門口，必定談一談劉半仙的這付對聯，覺得劉半仙既有「道氣」，又有「神光」，能够呼神喚鬼，本領自屬不凡。這一天正是陰曆二月十九觀音大誕，觀音廟裏香火鼎盛，善男信女遠道前來參神，

步不免要到劉半仙那裏領教領教。這一來劉半仙就門庭如市，接應不暇了。

有個便衣游擊隊員名喚蕭有才，他褲頭上插支短槍，也雜在善男信女當中，到劉半仙的精舍來歇歇腳。他看見鄉人們這樣迷信，既向死的觀音菩薩燒香祈福，又來尋活的劉半仙指示迷津，把自己的命運交託給這等廟宇神棍巫卜星相，實在沒有知識，也非常可憐。但蕭有才的任務是發動民衆反對三徵，組織武裝抗暴衛鄉，至於破除迷信，還不是他當前的工作，他只好坐在一旁，聽劉半仙對鄉人們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劉半仙正在口沫四濺。對一個耕田佬道：「你到底要問什麼呀？我這裏牆上標有價目，你不妨看個明白。」耕田佬道：「我不認得字呀！我會看還來問你？」劉半仙道：「你真是一箇里囉索，你到底是問鬼魂附身還是擇吉開張呀？到底是生養還是死葬，要迎娶還是看風水呀？」這耕田佬還是說不出來。游擊隊員蕭有才也好笑起來。他看那耕田佬，是一個頗結實的漢子，四十來歲，臉上的皮膚給晒成赤銅色。他閉着咀，作深思難言的樣子。劉半仙又道：「好，你聽清楚！文王易卦五萬，流年氣色十萬，普通談相十五萬，妻財子祿二十萬，摩骨相法三十萬，八字命理十萬，小批命理三十萬，詳批命理四十萬，大批命理五十萬，天地人盤一百萬，小兒盤煞十五萬，配合年庚二十萬，天星擇日

另議。你聽清楚沒有？」那耕田佬還是不說出問什麼，只坐在一邊左思右想。劉半仙忍不住，就罵道：「請你讓開位子！我要給別的人問卦，不要阻我的生意！看你傻頭傻腦，菩薩都給你氣死！」那耕田佬就讓出座位來，但還依依不捨地站在劉半仙桌子旁邊。他只聽見劉半仙向另一老婦人道：「……上格風，下格火，咳嗽咳出血，這是心火外溢，不要緊，不要緊。真金不怕烘爐火，火燒痰化氣自和。正所謂上求天醫，下求地解，正病用藥解，邪病問菩薩。你孫仔的病，用神符化灰，沖七月七水服下，七七四十九日，百病全消，咳血自止。不要緊，不要緊！」那老婦人十分高興，問道：「吃了你先生的神符，還用吃藥嗎？」劉半仙道：「沒有錢，光吃神符就得了；如有錢，最好常常燉雞或蒸魚給你孫子吃，內外夾攻，自然快好。」老婦人道：「過年過節割隻雞，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窮人那有錢常吃雞肉呀！」劉半仙道：「那麼就把這里的神符帶回去沖水服下就得了。」劉半仙收下了老婦人的錢，自己就點着烟斗，抽起旱烟來。這時顧客陸續續續地走了，那耕田佬又坐到劉半仙的桌邊去問道：「劉大師，我請你替我卜一支卦看，我該不該打租給蕭大爺，蕭大爺從城里叫人送信來，說遲幾天派一連兵押船到鳳凰崗來收租谷。叫周圍百里的耕仔都預備好連年的欠租和去年晚造的租谷，不交就燒屋

拉牛擲人，絕不客氣。但是，這里游擊隊又派了人來說：「不要打租給蕭大爺。我們真不知怎樣好。說實在話，這年頭兵荒馬亂，收成不好，我們自己吃都不够，那還有租交？不交呢？又怕燒屋鎮人，豈不是家破人亡！」劉大師，你說怎麼好？」蕭有才在旁邊聽見這番話，他靠近去，聽聽劉半仙怎麼回答。劉半仙繃起眉頭想一想，然後說道：「這件事情，我不好替你作主。叫你交呢，蕭大爺的人就會難爲我，說我幫游擊隊；叫你交呢，游擊隊的人又會找我的麻煩，說我幫蕭大爺，這件事情，還是你自己作主吧！」耕田佬道：「我就是不知道怎樣好呀？」劉大師，你替我問問菩薩吧！」劉大師於是就拿出一個烏龜壳來，放三個銅錢進烏龜肚裏去，搖幾搖，就把銅錢倒出來。蕭有才看見這玩意不覺暗自好笑。他笑這位劉半仙不愧是江湖騙飯吃的老手，知道游擊隊不好惹，不敢得罪。蕭有才心裡想：我且聽他怎樣利用菩薩來指點鄉下耕田人的迷津。劉半仙口中唸唸了半天，然後說道：「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今年世亂米缸空，鳳凰崗外出人龍。」蕭有才洗耳靜聽，究不知他是指什麼。劉半仙又說道：「照菩薩的意思，他說這件事情不好替你作主，你們到鳳凰崗外正北五十里去找一個貴人，這貴人叫你交就交，叫你交就不交。」耕田佬問道：「那貴人高姓大名，是怎麼一個模樣呀？我怎麼找得

到他呢？」劉半仙就信口開河亂說道：「那貴人姓劉，名叫大步，他是真命天子的化身，生得粗眉大眼，兩顴高高，儀表不凡。你有心查訪就不難找到他了。」劉半仙說罷就打一個長長的呵欠，表示他累了一天，不想再說話了。

耕田佬付了錢，再三多謝就走了。只剩下蕭有才和劉半仙兩個人。蕭有才坐到劉半仙的桌前去，立意跟這神棍開玩笑，他笑向劉半仙道：「劉大師，同我看看氣色！你看看我的事業勝敗如何？」劉半仙道：「我很累了，明天早上再看看怎樣？早上氣色更清楚。」蕭有才道：「我要你現在看，明早我已上路去了。」劉半仙無可奈何，只好替他看看。他看這傢伙年紀輕輕，骨骼粗大，還有些斤兩，但不知他是打鐵的還是犁田的，做定貨水客還是開染房的。他就問蕭有才道：「請問大哥發什麼財？做那行活路的？」蕭有才翻開他的上衣把他腰間手槍的槍柄露出來給劉半仙看，然後說道：「小弟是游擊隊敵後武裝工作隊隊員。」劉半仙看見手槍，他給嚇得面無人色。

第二回

問大計相士卜神機
譔國事菩薩守中立

劉半仙看見蕭有才的手槍，他給嚇得兩腳發抖。他嚅嚅地對蕭有才道：「老兄，我沒得罪你呀！」蕭有才笑笑，然後掩上他的上衣，說道：「我們游擊隊不胡亂打人，你不要怕。」劉半仙道：「老兄，我沒有錢，我是憑一張咀，混兩餐飯吃的。」蕭有才道：「我不是土匪，我不要你的錢，也不害你的命。我告訴過你：我是游擊隊的武工隊員，我是來發動老百姓剷除地方上爲首作惡的害虫的。你不公開幫蕭大爺，還算你聰明，你要是公開或祕密借菩薩的名義叫鄉下人打租給蕭大爺，你就變成害虫了，對害虫，我們是不客氣的！你記着！」劉半仙道：「老兄，我絕不敢得罪你們，我也不敢幫蕭大爺，你剛才聽見的，我沒有叫鄉下人交租。」蕭有才道：「你還不算太壞。我清楚知道你的行爲。我們天天都有人在你的旁邊，你要十分當心，不要對鄉人散佈有毒的謠言，不要欺騙他們。」劉半仙道：「我沒有騙他們，剛才那老婦人的孫子有病，我也叫她弄點滋養品給她孫子吃，她孫子是血氣兩虧才吐血的。」蕭有才道：「你叫人吞吃神符，這

就不對了。神符也能醫好吐血的嗎？不過，這我也不怪你，神符雖醫不好她孫子的病，還不會吃死人。我要問你，你剛才說：『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今年世亂米缸空，鳳凰崗外出人龍。』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劉半仙靈機一動，他想討好蕭有才，就解釋道：「北方飛隻鳳，就是說北方有鳳來儀，地方就快太平了。南方爬條虫，就是說蕭大爺他一個人有幾萬頃田，像一條大虫一樣把全縣老百姓的米谷吞食盡光了，所以才變得家家米缸空。至於說鳳凰崗外出人龍，就是說你們的隊伍一開到，朝代就變了，龍就是真命天子的化身呀！」劉半仙的口才果然要得，他解釋得蕭有才也高興起來了。蕭有才問道：「劉大步又是誰呢？你叫鄉人去問劉大步出主意，到底有沒這個人？」劉半仙道：「這是我隨便說的。我本來想說你們大隊長的名字，但我又不知道你們大隊長高姓大名。」蕭有才覺得這個江湖術士實在靈機滑頭，難怪鄉下人都信他的話。他當時就心生一計，要好好的說服這個傢伙，這也是做民衆工作該留心的地方。他就跟他解釋了一番國家內憂外患的形勢，和鄉下老百姓幾千年受過的苦難，怎樣才能夠翻身，翻了身又有什麼好處。最後又勸他道：「你是讀過書認得字的，將來人人覺悟，就沒人相信你這一套神符了，你現在就該打定主意，做個好人，不要跟人民作對，不要欺騙他們無知才對。」

呀！」劉半仙聽了蕭有才這番話，心裏頗不高興。他心想：古往今來的皇帝，沒有一個是禁止巫卜星相的。職業自由，你管得了我？我的一道神符，不會比那些黃六醫生亂開藥方更壞。但他不敢說出來。

游擊隊員一片好心，江湖術士滿腹狐疑，兩個人談到後來都提不起勁，蕭有才就起身告辭，臨別還對劉半仙道：「我會常常過來探望你。你日後如有什麼困難，不妨對我說，我也會盡心幫你的忙。」

劉半仙送走了蕭有才，回來躺在床上抽一口旱烟，想想蕭有才這個人一表人才，挾一支短槍出入城鎮，替老百姓打抱不平，來頭可不小。他既說時常有他的黨徒手下來打探我的動靜，那我今後說話非得當心不可。從此之後，劉半仙對付來光顧的鄉下人，特別小心，說話都很含糊兩可，觀音菩薩在重要關頭，就守起中立來，不敢明目張胆，欺騙人民了。他的那套「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今年世亂米缸空，鳳凰崗外出人下龍」就常常搬出來對鄉下人說，說得鄉下人不絕點頭，但又莫明其妙。很多人都記得這幾句話，大家瞎猜一頓，一傳十，十傳百，不多久，就家知戶曉，連城里的蕭大爺和阿婆嶺山上的游擊隊都聽到了這個傳說。這一來，就引出驚險的事情來了。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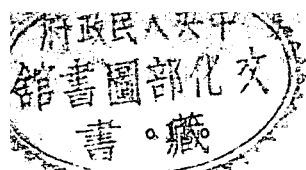
抗苛征群龍無首

授錦囊一佛生天

原來問卦的耕田佬是鳳凰崗東頭村的貧農，他一家五口，做了蕭大爺一世的奴隸，苦勞碌，終年不得一飽。這回又得到蕭大爺的信息，叫他預備清繳欠租，他實在交不出半粒谷來。附近的游擊隊員，也傳話過來，叫他們不必害怕蕭大爺武裝下鄉強收租谷，并且告訴他們如何堅壁清野，必要時上山去躲幾天，讓蕭大爺的武裝兵丁撲個空。他跟他老婆商量，到底是借高利來繳納一點對付過去呢，還是躲在山上去讓蕭大爺的兵丁燒他的房子？他走過坡頭李屋去問李二叔，李二叔道：「梁五叔，我就沒辦法交租了，你有辦法嗎？」五叔道：「蕭大爺信上不是說拉人燒屋嗎？」二叔道：「要燒屋就讓他燒好了，人可不能讓他拉去。他有槍我有刀，殺他一個够本，殺他兩個有利，他要硬來我們不能硬去嗎？」五叔道：「我們做事不齊心，如果大家齊心就容易對付了。二叔，你領頭吧，我們跟你。」二叔有點害怕，他不敢領頭。五叔又去跟坡腳陸屋的人們商量，陸屋的大小耕出漢都磨拳擦掌，說連年兵災水災，徵糧徵兵，已經抽得大家粥也沒得吃

了，那里還有餘谷來清連年的欠租呢？蕭大爺要硬來就跟他拼命吧。但五叔一說到舉出人來領頭，大家又把舌頭縮回去，不敢響了。五叔看看不是計，他就去問劉半仙求菩薩，給個主意，菩薩又叫他去鳳凰崗北邊五十里去找那個劉大步，說他是真命天子的化身，能替老百姓出主意救災救難，他回來就對坡頭坡下的人們講出這個消息，并且把劉半仙的幾句卜語「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一句不漏地對人們說，大家聽說是劉半仙占來的菩薩神旨，正在半信半疑，沒有兩天，西頭村張屋，何屋，董屋的人都紛紛過來傳播這個消息，不由得大家不信，再過兩天，南頭村的人來說：真有那麼一個叫做劉大步的好漢住在五十里外的阿婆髻嶺下，果真是粗眉大眼，儀表不凡，有人還看見他左右還有武裝的衛士保護哩。梁五叔連日聽見這個傳說，他私下決定去看個究竟。他知道鳳凰崗上的貧苦農人都是一盆散沙，大家畏首畏尾，不見棺不流淚，平時幾十張咀，有事時就躲着不出來，他以前是領教得多了。他私下打定主意，如真有一個劉大步肯領頭來抗蕭大爺，他就幹，沒有這麼一個人出來領頭呢，他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游擊隊員蕭有才的部隊臨時開到阿婆髻駐紮，人數并不多。長短槍合計不到二十。他們的任務是要到鳳凰崗來開展工作，先開到數十里外的阿婆髻山上紮下營，然後分頭



派出隊員到鳳凰崗去調查實情，隊員之中除了蕭有才一個是城里人之外，其餘的都是附近的本地人。隊長姓胡也是本縣人，但出門多年，最近才同一個姓張的全鄉回到鄉下來。他們之中還有一個女的，鄉下人打扮，隊員們都叫她王大姊，她是管衛生的，隊員發冷就問她要見連丸。這天她正在山上閒着無事，給胡隊長派出來負責瞭望，她看蕭有才同其餘的隊員們都先後回來了，她報告隊長，隊長就出來在樹下迎接他們，會齊了即刻就坐下來聽各人的報告。各人都把指定的任務報告清楚，同時提出各人的感想和建議。輪到蕭有才，他就報告道：「關於鳳凰崗貧雇農中農的成份和他們的一般情緒，我所查訪到的情形跟剛才何同志的報告差不多。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屬於蕭大爺一個人的，這樣計算起來，蕭的土地竟佔了全縣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一，這麼一個大地主，難怪他養得起私家的兵丁了。兵丁五六十人，我所得的材料跟黃同志一樣。」胡隊長聽了大家的報告，就問道：「想想看，還有什麼補充嗎？雞零狗碎都不要緊，大家還聽到看到什麼新聞？」蕭有才想起他在觀音廟旁見過的劉半仙，覺得這個冒牌大哲學家的術士兼神棍，他就是鄉人信仰中心的觀音菩薩的代言人。他的活動情形和他對鄉人的影響很值得重視。他就作了一個關於神棍劉半仙的補充報告，連帶也把觀音誕那天的情形提到了，隊

長聽了「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的卜語就哈哈大笑起來。笑罷他就正經說道：「蕭同志這個補充報告很有價值。我們鄉下的情形的確是如此，老百姓急難時就向菩薩求救。我們不要輕視劉半仙的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他有時候簡直就是老百姓的精神領導人。我們要善爲誘導這種力量，使不利於敵人而有利於我們。蕭同志這回能使鳳凰崗的觀音菩薩和他的發言人劉半仙守中立——大家不要笑！——這是一個不小的勝利。封建勢力還非常強大，大家還得多用點腦筋呀！說不定最近會有鄉人來這里找劉大步，看我們同志中那位是濃眉大眼兩顴高高的？」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蕭有才道：「我一路上也想到這件事來，如果劉大步在老百姓的腦中已經成了一個夢中的英雄，我們就不妨將計就計，製造一個劉大步出來，打進他們中間去開展工作，等將來有機會再說明白。至於劉半仙方面我可負責跟他經常聯絡，防止他給敵軍和大地主利用。」當下衆人就互相端看各人的像貌，只有那位沉默寡言埋頭苦幹的張同志生得粗眉大眼，大家就替他改名叫劉大步，在哄笑聲中高升他做少將司令官。隊長再如此這般，吩咐他幾點錦囊妙計。

第四回

阿婆髻頂梁五叔求救

榕樹腳下劉半仙被綁

貧農梁五叔耕了幾十年田，他經驗過不少次抗租抗稅的事件，深知自己人力量雖大，但人心不齊，常常給敵人從中破壞，弄得一敗塗地。他學了不少乖，凡事要是沒有比較能幹的自己人出頭來拉頭幹，他就算準一定失敗。他自己呢，雖心有餘，而力不足，還沒有資格號召大家，指揮大家如此這般地去對付蕭大爺這次的收租谷。他因此很悶悶不樂。跟他同樣情形的耕田人也悶悶不樂。就在這種極端苦悶的空氣當中，不知怎麼一來，一個「劉大步」的英雄影像就在鄉人心目中生長起來。人人都談論劉大步，沒有見過他的人也能描述出他的身材高矮和講話的口音來。蕭大爺的收租船下來的消息越緊，他們講起劉大步就越生動起勁。梁五叔忍耐不住，就實行出門去探個明白。

他來到阿婆髻山腳下，已走得相當累了，他就山脚小路邊的甘蔗攤上買一根甘蔗解渴，跟賣蔗的小孩子談話。他向孩子道：「喂，細老，這里山上是不是有一個名字叫劉大步的人呢？」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就答道：「你找劉大步幹什麼？他是不輕易見

人的呢！」梁五叔道：「真有這麼一個人麼？」孩子道：「哦，怎麼沒有？周圍百里內，誰不曉得他是英雄好漢！他生得粗眉大眼，儀表不凡。手握雙槍，百步穿楊！我天天看見他上山下山，還有衛隊跟在他後邊呢！」梁五叔道：「看你這個小孩子不出，講話滿口書包。既然真有這麼一個好漢，我就上去看他。」孩子很高興，他吩咐梁五叔道：「你在這里等着，我上去先替你通報吧！」原來這孩子花名叫小冬瓜，是游擊隊的小隊員，他設一個甘蔗攤在路口，爲的就是放路哨暗中保護山上同志的安全，他跑上山去告訴瞭望的同志，叫他轉知隊長，又有鄉人尋劉大步來了。原來尋劉大步的鄉人已有多個，梁五叔已是第五個了。

張同志聽說又有鄉人來尋劉大步，他就馬上整一整衣服，洗掉一脚的泥巴，穿過一雙鞋子，又請王大姐加片柴燒點開水，沖好茶招待人客，另外又準備一包生切熟烟，一支旱烟斗，作敬客之用。再然後就把他的駁壳手槍掛起來，叫傳令員把梁五叔請上來。梁五叔一踏進這間山頂上的坵屋，就看見一個濃眉大眼的漢子，兩額高高，目光銳利，聲如洪鐘。他心想：果然名不虛傳。張同志道：「不知老伯枉駕，有失遠迎，十分抱歉！」梁五叔聽了這番客套談吐，好似置身在古裝大戰的英雄大將之中，跟這些大將

面對面促膝談心。他忽然福至心靈，也文縷縷答道：「劉司令驚世英雄，小民本當早日拜見，無奈耕田人成日勞碌，分身不開，望司令恕罪恕罪！」張同志覺得這一套鬧下去不是辦法，他就馬上收起，改換口腔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氣了，抽口生切烟吧！」說罷就裝好一斗烟遞給五叔，他自己本來是不抽烟的，也裝上一口抽起來。這兩斗烟一抽，什麼話都拉出來了。梁五叔從頭到尾訴說鳳凰崗上這幾十年來的歷史，他說到鳳凰崗上有三種人，一種是人面獸心的蕭大爺，和他的走狗們，白日橫行，無惡不作；一種是流氓土匪，專門損人利己，畏富欺貧；還有一種就是大多數怕事的善良老百姓，給上面兩種人明抽暗剝，只剩一付皮包骨，不能活下去了。最後他說道：「幾時才有真命天子出現，弄得國泰民安，人人安居樂業呢？劉司令，邇聞百里的老百姓都聞你的大名，現在我們真是如大旱望甘雨，你要救救我們才行啊！」張同志從頭一一用淺白的話向他解釋，說今天時代變了，再沒人能做皇帝了，這是老百姓當家的時代，國事，鄉事都要老百姓自己來管理，把那批豺狼壞蛋消滅精光。從大城市到小鄉村，都有這一批魚肉老百姓的豺狼，我們要活得下去，首先就不再讓自己的血肉給他們抽剝了。蕭大爺這番一定來搶收租谷，那就簡直是要大家的命呀！這是大家自己的事，自己是有

力量可以自救的，他勸梁五叔回去堅決抵抗，并叫大家一齊堅壁清野，早點準備。最後他誠懇地對五叔說：「老伯伯，我們不是什麼真命天子，我們也是跟大家一樣，都是一些有良心的老百姓。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也不會學劉半仙那樣畫符驅鬼騙大家，我們只有一條命，這條命隨時聽大家使用，大家要我們怎樣辦，我們就怎樣辦。好吧，你就先回去跟坡頭坡下的各戶貧苦耕田人商量好，再過去跟西頭村的張屋、何屋、董屋各家商量好，我們這里也派幾個人跟你們大家聯絡，其中有位蕭大哥是城裏人，他知道蕭大爺的詳細情形，他可幫你們的忙，我們一點也不必害怕他的。我們一幹起來，他就怕我們了。睡着時我們是綿羊，一吼起來，我們就變成獅子了！」這一番話，說得梁五叔十分舒服。他想：有這些好漢在後頭支撐，怎麼不幹？一定幹他！他辭了劉大步下了山，在山脚下他又碰到那個賣蔗的孩子，孩子問道：「老伯。看見劉司令了嗎？他可會罵了你？」梁五叔道：「嘿！劉司令還親自點火給我抽旱煙呢！罵我！」他非常高興地回到了鳳凰崗，經過榕樹腳觀音廟時，他看見蕭大爺的狗腿陳長生把劉半仙拉出門口來，劈拍幾下拳脚打得他屁滾尿流，劉半仙在打躬作揖求饒。梁五叔閃在一旁觀看，他聽見陳長生喝道：「來人！把他捆起來，拉到船上去！」在人叢中就有兩名兵丁跳出來，

用繩索把劉半仙縛起來。由陳長生押着拉走。一路上陳長生罵道：「你還敢再造謠惑衆嗎？你還敢說蕭大爺是一條虫嗎？這回讓你知我們蕭大爺的利害了！」

第五回

避兇饒堅壁清舍
下馬威刺眉甩鬚

劉半仙已經給蕭大爺的走狗陳長生拉去了，梁五叔還站在一旁發呆。蕭有才在人叢中走出來，他走到梁五叔的身邊，小聲說道：「梁五叔，我是姓蕭的，我是劉大步司令的部下，他叫我幫你的忙。你不要聲張，你當我是你的親戚就得了。」梁五叔望了蕭有才一眼，他記起在阿婆髻山上劉大步的話，他即刻把蕭拉在一邊問道：「剛才出了什麼亂子？陳長生拉劉半仙幹什麼？」蕭有才道：「你還不知道嗎？蕭大爺在城裏聽說有個劉半仙在鳳凰崗造謠惑眾，說什麼北方飛隻鳳，南方爬條虫，人人都說鳳就是劉大步，虫就是蕭大爺，所以他就氣得吹鬚祿眼，他的兵船一到第一個就抓劉半仙。」梁五叔吃驚道：「蕭大爺的兵船到？」唉呀！不得了，我要即刻回去！蕭大哥，你跟我來！」

這兩個人回到家裡，梁五叔的兩個兒子，一個二十二歲，一個十九歲，剛從田裏忙完牽牛回來，他的老婆已經煮好飯在等他，他的七歲的小女兒也幫大人做這做那，忙個不了。梁五叔問蕭有才道：「大哥，這怎麼辦呢？他們今晚會動手嗎？」蕭有才道：

「今晚沒有那麼快。現在天已黑了，他們要買菜弄飯吃，要審劉半仙，要跟鄉保長接好頭，說是硬來，還得先禮後兵，免別人說話，我看你還是吃飽飯歇歇腳，你今天跑累了。」梁五叔道：「我累什麼？餓倒是真的。蕭大哥，這裡飯粗菜淡，不必客氣，就一同吃吧。」蕭有才也不客氣，跟他們一家人一同吃飯。在吃飯的時候，蕭有才問他們道：「蕭大爺果真派兵下鄉來了。一共來了五六十名兵丁，步槍齊全，來意是不善的。他們一靠岸就抓劉半仙，這是明天抓我們大家的預兆。今晚要好好準備，明天就要向我們開刀了。」梁五嬌道：「蕭大爺怎能把我們都抓去呀！欠租就抓人封屋，還有什麼皇法？」蕭有才笑道：「他還講什麼皇法？皇帝就是他們在做呀！劉半仙犯什麼法，他也不欠他們的租，却打得他半死不活呢。我們不要粗心大意才好呵！」五叔的大兒子土生道：「他媽的我把我們那支粉槍擦好了，他們要硬來，我就射他一屁股鐵砂！」五叔的第二個兒子土養道：「爸爸，今晚我們磨利那把膏藥佬寄放的大刀，我把守大門，來一個斬一個，來兩個斬一雙！」蕭有才笑道：「大家有這樣決心，非常好，不過他們人多百眾，又有十條七九，我們現在硬碰他不過。有機會再收拾他們。今晚最緊要做的是約好坡頭坡下的各家，和西頭村的各家，半夜起來燒飯，天亮前一齊拖牛隻牲口上山，躲一兩

天看看風頭火勢，再行定奪。北頭村我們也有隊員在那里工作。他們那里的人躲上狗牙坳，我們躲上銀線坑，四處分散，蕭大爺的蝦兵狗將，是不奈我們何的。我們最當心的，就是不要吃眼前虧啊！」蕭有才這番話，大家都十分心服。飯後梁五嬸在家打點一切，土生土養二人跟着五叔分頭到各村去溝通消息，聯絡行動。蕭有才就上街去搜集情報，和其他的隊員會面計劃去了。

鳳凰崗上沒有報紙，但新聞卻傳得飛快。口頭的新聞從新聞來源地傳出去，就好像投大石下池一樣，馬上波傳到四方八面去。劉半仙的被綁，引動了許多人跟踪到河邊，來打探消息。人們圍在河邊觀望這三張裝穀空船和一張兵船，捨不得走開。所有新聞，就從這些耳聞目觀的人口中傳出去。蕭有才和他的同志何文光也先後來到河邊觀看。他們兩個人不打話，心里默默在打自己的算盤。兵船上除了那個站在船頭守衛的，其餘的都先後上岸閒逛或聚賭去了。在岸邊，可以聽見劉半仙在船艙內呻吟喊聲。蕭有才在黑夜中看見岸邊的閒人漸漸走了，他過去碰一碰何文光的胳膊，兩個人就走離河岸。蕭有才對何文光道：「我們兩人乘其不備，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見面禮好不好？這一擊，一來可能搶到一兩枝七九，二來可救出劉半仙，三來刺他們的眼眉，落他們的威風，對我

們今後在這裡工作的威信就會提高起來，你考慮一下行不行？」比一，我收拾那個衛兵，你進船艙去解劉半仙的縛，得手後在梁五叔家會合。」何文光想了一想道：「不要客氣！幹！」說罷他就摸摸他腰間的手槍，跟蕭有才走回河邊去。

第六回

迎頭痛擊一箭三鵬
披星趕程十里一歇

蕭有才何文光兩個人走回河邊來，他們看見在夜色中的一排谷船，靠在岸邊，靜靜地好像睡熟了。那張戰兵的船上，站着一個衛兵，手上的步槍是持槍的姿勢，看來好像十分精神。岸邊上疏疏落落有幾個人上落，衛兵看見他們走近來，也見慣不怪。蕭有才給了何文光一個暗示，就躍上船，舉起駁壳，指着衛兵的胸膛道：「兄弟！我們游擊隊來了！你最好是不出聲！我不殺你！我跟你沒有仇。」那衛兵平日已聽慣游擊隊神出鬼沒，這一下果真光顧到他，他只好乖乖地聽話了。何文光攆進艙里去，他看見劉半仙給網綁着滾睡在船板上，他就割斷他的繩索，一邊對他說道：「劉半仙，我們游擊隊來搭救你了。快點起來！幫我們拿兩支槍。」劉半仙是機警人，他一眼看見船頭的衛兵已經給另一人繳了械，大概岸上還有人接應吧，他就壯起胆來，一個人在船艙上拿起兩支步槍，跟着何文光也背了一支步槍，帶劉半仙繞河邊的小路走離河岸，走到一百米遠左右的處黑暗的丑基邊，他就叫劉半仙伏在地上不要動，他一個人回頭來接應蕭有才。蕭

有才當初在船頭上看見何文光劉半仙已經走遠了，他就拍拍那衛兵的肩頭道：「兄弟！我們都是自己人。你不必替蕭大爺做走狗。我也是姓蕭的，說起來他還是我遠房的叔伯，但他勾結貪官污吏，魚肉鄉民，做了一世土皇帝，今天人民要翻身，土皇帝就快塌台了！你該打你自己的算，想清楚了，你就帶弟兄上阿婆髻山上來投我們吧！我叫做蕭有才，蕭大爺是認得我的，我歡迎他來跟我們比比槍法？」說罷他就拿去了衛兵的槍，跳上岸朝跟何文光約定好的小路走。在半路上他見到何文光，何問他：「怎麼這樣遲？我還以為你失手呢。」蕭有才道：「我剛才對那個衛兵做了一番瓦解敵兵的宣傳工作呢。」何文光道：「你好大胆！快走吧！看不出劉半仙這傢伙竟托了兩支七九出來呢。我們不响一槍，得了四支步槍，我真快活死了！」他們走到劉半仙隱伏的地方，蕭有才上前去慰問他道：「劉大哥，你辛苦了！」劉半仙道：「你是蕭大哥嗎？」蕭有才道：「正是呀！我今天親眼看見陳長生打你，我難過極了。如果他不是上街喝酒，我剛才就送他一粒衛生丸吃！」劉半仙問：「喂，你們剛才幾多人去劫船？」何文光道：「就是我們兩人。」劉半仙道：「唉呀！你們好大胆！你們動手前十分鐘，船上還有人呢！我們快走吧！等下他們要追上我們了。唉呀，我肚子餓軟了，背不動兩支槍了！」蕭、何兩人

聽罷忍不住笑起來。他們就不讓他背槍。三人急步往梁五叔家里走。梁五叔的兩個兒子已回來了，他們帶回的消息說，蕭大爺所有的耕仔，有十分之七八是同意上山避租的，有十分之二三受蕭大爺的威嚇，特別胆小，不敢動彈。蕭有才問：「你阿叔呢？」土生道：「他還跟陸屋的人理論呀。陸屋是最怕事的了。」蕭有才對何文光道：「你是本鄉人，你去陸屋看看！從最弱的一環下手！」何文光走了之後，蕭有才就寫了一個報告，打發土生跟劉半仙兩人即刻送到呵婆髻去。五婦給劉半仙和土生弄好飯菜，叫他們吃飽上路。她對劉半仙道：「劉大師，觀音菩薩保佑你！你給打得好傷嗎？」劉半仙道：「脚倒沒傷，上身和手都給打得腫淤出血了！」五婦道：「那些沒良心的狗！難道觀音菩薩都有罪嗎？」蕭有才笑道：「觀音菩薩不幫蕭大爺，蕭大爺就要把菩薩下監獄了！哈哈！」他又迴頭對劉半仙道：「你放心！我們山上有一個女衛生員，她可以把你醫好，到山上慢慢休養，不要發愁，過幾天我回來看你。我們隊長也懂得一點相法，他有空會跟你談天，他的肚子裏裝下一個新世界，你多多向我們隊長請教吧！」蕭有才又把給隊長的報告看過一次，那報告寫道：「一、我跟何同志於本日下午九時卅分突擊河岸敵船，不發一彈，得七九步槍四支，子彈兩網交人送回。蕭敵此行共有步槍五十餘，無

機槍。二、此役解救神棍劉半仙一名，此人即前說的觀音菩薩代言人，宿命論的傳道者，迷信的細菌。此人聰明狡猾，能把他的教育爭取過來，等於打了一場大勝仗。他的傷，請王大姐細心調護。三、黎明前蕭敵各耕戶有十分之七可動員堅壁清舍，十分之三動搖怕事，正爭取中。四、判斷蕭敵此行必不空手回頭，盼密切注意其動靜，相機腰擊，一舉全殲，即可把鳳凰崗工作放手大攪起來。五、梁五叔的大兒土生送槍彈來，有回信交他帶回來。六、我的位置在東村梁屋。……」

劉半仙梁土生兩人披星上路，因劉半仙受了傷，一路歇歇停停，幸虧沒有出什麼事。他們去了不久，梁五叔回來了。他聽見剛才蕭大爺兵船剃眉甩鬚的消息，又高興又害怕。蕭有才壯他的胆道：「現在我們已經騎上虎背了！我們有萬多人，不必害怕他們幾十條槍，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大家就按照計劃準備漏夜上山吧！」

半夜三更，東頭村，坡下，西頭村，北頭村……各村蕭大爺的耕戶，十之七八，都在黑夜裏齊齊查查，牽牛担谷，上山去躲避了。留下老弱的在家看屋。動搖怕事的就守在屋裡，聽天由命。

陳長生跟清鄉隊長蕭威在鄉長家裏吃飽喝醉，就打起廝將來。原來他們這次下鄉的

任務，是清鄉和收租，齊頭並進。他們一邊打牌，一邊跟鄉長商量進行的計劃。那守船的衛兵畏罪潛逃，他們半夜裏才發覺失槍走人的消息。馬上漏夜警戒，草木皆兵。等到天亮帶隊下鄉，已經十室九空，氣得陳蕭兩人頓腳亂跳。

民脂民膏熬成赤血

天忌天仇終變黃花

第七回

清鄉隊長蕭威和收租專員陳長生，都同是蕭大爺的狗腿，這次帶隊下鄉，打算從中撈一大筆。而鄉長和他的上司縣長方面，就乘着這次有武裝隊伍下鄉清鄉之便，便派田糧催征員隨同下鄉催收繳實徵借欠額，一舉數得，算盤打得很妙。可是各家農戶，聽得清鄉大軍駕到，便於一夜之間，逃光了大半個鳳凰崗。幾個軍、民、糧、政的巨頭，就臨時召集緊急會議，衆口一辭認為係受土匪煽動，破壞政令，非嚴懲以警效尤不可。蕭威提議道：「兄弟提議每一個欠糧的戶口，不管他們是欠公糧還是欠私糧，都帶一個人到部隊去做人質。幾時清繳，就幾時放人，有人看屋的就把看屋的人帶隊，沒有人看屋的顯屬全家通匪，即應加以釘封，等他們回來清繳欠糧便啓封。逾期不回來的，不妨擇尤火焚，燒一警百，實在不必客氣。還有，如查出有私存無照民槍的，便是居心不良，民匪難分，也應嚴辦，以符清鄉之旨。各位以爲怎樣？」這個提議，陳長生附議，鄉長贊成，衆征收員無一異議，便成定案。

這是鳳凰崗自有歷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强行綁扣的老弱男女二百幾十個，强行勒搶的民穀裝滿了兩大船。全鄉鷄犬驚飛，哭聲震天。蕭威陳長生幾個巨頭以通匪爲詞，勒索敲詐得荷囊脹滿。梁五叔的屋給釘封，梁五嬌第二天下午回來看看便被扣留。恐嚇要燒他的屋。蕭有才，何文光幾個隊員在第二天中午會商認爲事態嚴重，聯名向隊上建議，要求隊長挺進四十里，駐到鳳凰崗東村河邊楓樹坳上，作緊急處置。一面請求通報鄰鄉隊伍，前來策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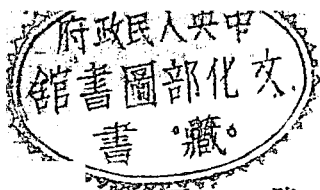
胡隊長日夜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他綜合了各人的報告，馬上便行動起來。他接受了蕭有才的建議，把隊部全體人員，除留王大姐在阿婆警看護一二患症同志并與後方取得聯絡外，其餘一律挺進到楓樹坳，連劉半仙也帶同出發。劉半仙的傷，經過這兩天王大姐的小心敷藥治理，清潔傷口，防止發炎，劉半仙覺得舒服得多，便願意跟胡隊長一齊出發。這兩個人的智力都比旁人特別發達，懂得的東西比別人多。胡隊長懂得的道理學問劉半仙不懂，劉半仙懂得的人情百態，胡隊長又不懂，兩人連日一有空便上下古今扯談不休，彼此交換知識，互有吸引對方發生興趣的地方。等到出發到楓樹坳，因爲事態嚴重，他們便漸漸成爲患難知己了。蕭有才到楓樹坳來作過一次口頭報告，胡隊長也

不叫劉半仙迴避，讓他旁聽。原來他們是談講到如何設法在陳長生蕭威等滿載而歸的途中，腰擊他們，把他們從人民強搶來的東西，全部截回發還人民。這一壯舉要完滿成功，必須有勇敢果斷冒險犧牲的精神魄力，還要有準確的情報，最後還得找出一條最便捷最秘密的路徑，迅速到達埋伏，又要預先估計戰果的擴張和掩護物質安全搬運等等，這些問題，很費腦筋。

劉半仙在旁靜聽，他咬着旱烟管，想想這羣人對自己這樣見信，開這樣的秘密會談也不見外，簡直把我當成自己人，和他們在一起做事，實在也很痛快，也很光榮，他們爲了老百姓才去打江山，也和菩薩的心腸無異。他爲了報答蕭有才一救之恩，他就決心不再旁觀。當他們談論到路徑的選擇遲疑不決時，他便拍拍胸口道：「各位，兄弟本不應在此發表議論，惟獨是對於行軍路徑一問題，兄弟因常常睇風水，走過無數山頭小路，我知道有一條小路通達三角咀，非常掩蔽，白日行動也沒人看得見，由此去約二十餘里，快行軍一點鐘就可走到。不知各位肯信兄弟的盡見嗎？」這話一出，胡隊長的臉上發了光，好似開花一樣歡顏，他正爲這個交通技術的困難在苦惱呢。他即刻答道：「劉大哥，多謝你的提議！我就委你做嚮導，準備隨時出動。」蕭有才，何文光各人也很高

興，商量各事妥當後，大家便紛紛離開，按指定任務分頭前往工作去了。

陳長生蕭威這些人也並不傷，他們也絞盡了腦汁，在設法怎樣才能迅速把此行的戰利品安全運回。這幾船戰利品中大宗的是穀米，其次是人質三十餘人，是這次清鄉的收穫。將來每個人質最少可勒一千萬，數目可觀。再其次便是民槍二十餘枝，比起他們損失的多了五倍，比對還有利。再其次便是各個隊兵在人家屋內搜到的橫財物資，包括有些人客的古老座鐘和磁器觀音像等等。因為是這樣載重，來時是空船乘風而來，回去時便請來了一艘小電輪作拖帶。啓行時隊兵三十在電輪上保護開路，隊兵二十在最末的一張船上壓陣，全體子彈上膛，嚴陣以待。決定日行夜宿，以策萬全。這樣嚴密防範，真是無懈可擊了。試想那些游擊隊的聰明勇敢，再加上劉半仙的妙計，他們必定有一番惡戰了。



第八回

劉半仙再不攪鬼稱仙
鳳凰人從此翻身做人

駐在鳳凰崗的清鄉搶徵大隊，在鳳凰崗洗劫了三天，終於在第四天凌晨於森嚴戒備中啓航離境了。船上的人喜氣揚眉，岸上的人哭聲震天。這天愁雲暗淡，微風細雨，山崗上的紅棉樹，也垂下血淚。何文光帶領一隊本村的壯丁，從銀線坑漏夜趕到三角咀附近集結，聽候命令；蕭有才也帶一小隊壯丁暗渡過河，在三角咀對江埋伏相機行動；胡隊長率領全付武裝隊員二十人由劉半仙嚮導帶到三角咀河口，選定優良地形，構成交織火網，屏息等待。張同志則挑選游擊能手，準備於必要時泗水奪取船隻。各路人員到達了準備位置，胡隊長便派出各點瞭望哨，取得密切聯絡。最後他便下達口頭命令，叫各路指揮人確實遵守，並充分發揮創造精神，競賽立功。

劉半仙受到了大家這種戰鬥精神的鼓舞，他也想立一點功，証明他也是一個人才而不是光有一張嘴的飯桶。他向胡隊長道：「隊長，你信得過我嗎？你給我一條槍吧！」隊長道：「現在那裏還有槍呢？我的駝壳給你沒有用，遠距離用駝壳只是浪費子彈。」

後來隊長想一想，他覺得劉半仙這點熱心，應該接受，運用得好，一定大有作爲，他就問道：「劉大哥，你肯聽我指揮嗎？今天是人人都可以替人民立功的時候了！」劉半仙道：「隊長有命，萬死不辭，」隊長就解下駁壳給他，在他耳邊囁咕幾句，又吩咐一個得力幹部幾項工作要領，劉半仙十分高興，馬上帶槍跟這幹部去了。

太陽慢慢起來了。前頭山上的瞭望哨兵舉起了信號手勢。胡隊長就下命令道：「誰未得我的命令擅自開槍，我就槍斃他！」各人屏息等待最好的機會，不敢亂動。

拖帶的電輪已經出現了。它用每小時約五哩的速度向前駛來。隊長站在他精選的射擊手的旁邊，叫他們沉着準備。當電輪和他的位置適成四十五度斜角時他就叫道：「目標！電輪武裝人員！連發射擊！」登時一陣排槍發射出去，一百二十多米達的距離，連對方的面孔都看得見，電船艙面上的隊兵好幾個給射中翻滾下河中去。對河蕭有才的隊伍就開槍射擊最後一張船的隊兵，一陣密集子彈，把他們射得亂做一團。三四分鐘以後，電輪艙內的隊兵才開始還槍。胡隊長倚在一株大樹的背後，指揮射擊手射擊司舵室的舵手，司舵室沒有鋼板護衛，經不住一陣亂槍，那司舵員就倒下來了。後衛的船上也開始向岸還擊，胡隊長就命令五個射擊手轉移目標，加強對後衛射擊的火力。不久，後衛

的槍聲也停止了。電輪艙內還有幾聲斷斷續續的冷槍聲，這時，何文光領帶的百多壯丁已經湧到河邊，向河心大罵道：「冢家劉！還不快投降！」電輪上的槍聲就停了。因為失去了司舵，船慢慢地向前盲目駛行，許多壯丁就脫衣泗水登輪。胡隊長就下令停止射擊。一看手錶，還不過十五分鐘，多快呀！十五分鐘就解決了戰鬥，勝利了。兩邊河岸都有人泗水登船，把船上的人完全俘擄，人質得到解放，物資全部奪回，電船也弄停止了，大家歡聲震天，好不歡喜！

胡隊長下今給何文光，叫他率領在岸上的壯丁，趕回鳳凰崗去包圍鄉公所，捉拿鄉長法辦。他就率領一隊人泗水登電輪，找出一個機輪手，叫他慢慢開回鳳凰崗。他又下令對岸的人通通趕回鄉公所去，聽何文光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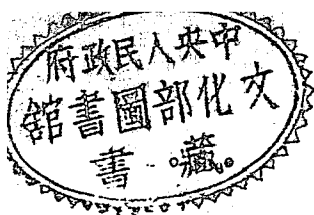
等到這幾張滿載谷米人槍的船開回鳳凰崗時，一個萬多人的群眾大會，就已在岸邊開起來歡迎他們了。一串串紙炮燒起來，噼噼啪啪响得好像過年。群眾萬頭攢動，擠在鄉公所的面前等開會。梁五叔高呼道：

「請劉大步司令出來訓話！」眾人同聲歡呼：「劉大步司令出來！大家向你磕三個响頭！」胡隊長擠進了鄉公所，何文光在上面笑臉迎他，隊長問：「你看見劉半仙嗎？」

「何文光道：『這個群眾大會就是我們一位同志跟他兩個人發動起來的。我來時，他們跟群眾早已把鄉公所佔領了。鄉長給網在里面。』」胡隊長點頭笑笑。說道：「快去找劉半仙來，群眾情緒高漲得要爆炸了，我們非馬上開會不可。快找他來講話。你知道，他是觀音菩薩的代言人，今天的觀音菩薩要說幾句人話了，不能再說鬼話騙人了。」

群眾又高呼道：「請劉大步司令訓話！」像山岳一樣的聲音響應着：「劉司令出來呀！」

胡隊長站上台去，四週一陣鼓掌聲和炮仗聲。他等這些喧鬧聲靜了之後，就向群眾合十作個揖，說道：「多謝大家齊心合力，我們把敵人這三天搜括我們的民脂民膏一點一滴都奪回來了！等下，一點一滴都分還給大家！」一陣喝采聲掩蓋了他的說話。他又說道：「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劉大步司令！大家都是劉大步司令！今天有功於老百姓的人都是劉大步！劉大步就是大家大踏步前進的意思，這個名詞是劉半仙隨口亂取的。兄弟姓胡，游擊隊是兄弟指揮的，但兄弟願意學大家一樣做劉大步！大步前進，替老百姓服務！——呵！我們的劉半仙來了！他一定有很好的話跟大家說的。」他轉過身去拉劉半仙上台。劉半仙給拉到台上，手足失措，臉紅耳赤，半天說不出話來。群眾叫道：「劉



半仙，你好呀！你把萬惡的民賊捉住了，觀音菩薩保佑你長命百歲呀！」

劉半仙站在台上很久說不出話來。他的確沒有見過這樣的大場面，他更沒有對一萬多群眾說話的經驗。但受不住胡隊長の催請，他終於說了：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過去小弟講的神鬼觀音菩薩，全是胡說道，沒有這回事。小弟從今天起改行了！小弟永不再算命占卦賣神符騙大家了，我要跟着游擊隊好好做事，……」群眾一陣雷轟似的歡呼哄笑聲，把他轟下了台。他幾乎摔倒下來。胡隊長第一個過去跟他握手！

鳳凰崗自從這一天起。就改變了一付新的面目。就好像劉半仙改變他的面目一樣。自然，往後的新聞更多啦，劉半仙是否越變越好，或者故態復萌；梁五叔是否確信自己老百姓的力量，挺身出來在鄉間做事，帶頭立功。蕭大爺是否捲土重來，或者龜縮不出，耕田人都分得他們應得的土地……這些，要等有機會慢慢細表了。（完）

文藝理論叢書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第二輯

第三輯

論馬克思主義文學的與人的藝術性
中國文化活的中學
國民化與人的藝術性
文學的與人的藝術性
革命藝術學性
命藝術學性

瞿馮列車蘇周
秋乃寧舍爾揚
白超寧舍爾揚
著著著著著著
著著著著著著
著著著著著著
著著著著著著

洋鐵桶的故事(長篇)柯藍
李有才板話(中篇)趙樹理
茅山短曲(短篇)周而復
高原團圓(說書)韓起祥
劉巧團圓(說書)韓起祥
潞安風物(報告)吳伯簫
荷花淀(散文)孫犁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李季
三打祝家莊(平劇)任桂林等
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文)艾青

李家莊的變遷(長篇)趙樹理
紅旗呼啦啦(中篇)柯藍
翻身的年月(中篇)周而復
我的兩家房東(短篇)康濯
四十八天(報告)陳祖武
人民英雄劉志丹(唱本)孔厥
白毛女(秧歌)賀敬之等
逼上梁山(平劇)集體創作
同志你走錯了路(話劇)姚仲明
在激變中(論文)歐陽

萬人叢書

思想教育與工作法（修養）
 孫中山的革命鬥爭（政治）
 學生工作怎樣做（青運）
 新文藝運動簡史（文史）
 創作藝術的修養（文理）
 閒話美修（國報）
 在國外監牢（國報）
 減咬子（國報）
 歸來（國報）

巾幗英雄傳（報告）
 小城三月（小說）
 劉半仙遇險記（小說）
 毛澤東（詩集）
 今日唔同往時（戲劇）
 切餘隨筆（雜文）
 北望樓雜文（雜文）
 北上梁山（圖畫）
 西瓜（圖畫）

劉半仙遇險記

作者 柳谷

發行所 海陽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承印 香港印刷合作社

經售 各大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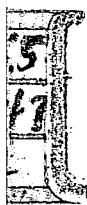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初版

0001—2000

82

1347

31



H.K. 0.40